麦新自传

我生于 1914 年 12 月 5 日。我的真名是孙麦新,还用过其他名字:孙默心、孙克、铁克、孙培元。

(一)家庭情况

我的祖籍是江苏常熟。祖父是常熟的一个船户……我父亲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祖父死后,父亲便流浪到上海开始在一个船票局做茶房,后来积蓄了一点钱便开了一家卖开水店,后来又改开了一家卖船票的店……母亲是一个丝厂女工,坦白热忱,刻苦耐劳……后来我的父亲找到一收(处)较好的职业——交易所的经纪局中工作,家庭中的经济情况较好,每月收入约有二百元,这时是我的小资产阶级家庭的黄金时代,一直到我的父亲死,我的家庭都是过着很优裕的生活。……我的哥哥(死去了有六年)在上海复旦中学毕业,以后由于上海社会环境的恶劣,染了很多恶习惯……后发精神病而自杀。我的姊姊死去了有七年,在上海女青年会读过书,嫁了一个国画家,生了四个孩子,在她生最后一个孩子时因难产而死。我的姐夫跟我家庭仍有来往,但关系并不密切。

(二)个人历史

(1)学校生活。我读过的小学有:自励公学、钢山小学、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离公学、格致公学。我读过的中学有南光中学和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在小学中我是一个死用功的好学生……在中学时我仍是一个死读书的‘好’学生,实在讲来学校教育没有给什么东西。……我六岁上学(1920),十六岁脱离学校生活(1929),失学的主要原因是父亲死(在我十一岁时)和母亲无法长期维持我的学费。

(2)职业生活。离校后(1929年)由亲戚介绍到一家美商美亚保险公司当练习生,六个月后升职员,一直到抗战暴发(1937年),这八年中,我都在这家公司工作,没有调动过,我的每月薪俸刚进去时是十五元,在我离开那年时已加到四十五元。

(3)思想转变,可分为三个时期:①在五卅运动前,我是一个真正完全不懂事的孩子,只知道读书、玩、吃饭②五卅运动到‘一二·九’,五卅时我正十一岁,在上海一家公部局的外国式学校——格致公学读书,亲耳听到南京路上的枪声,亲眼见到罢课、罢市等情况,这给予我很大的刺激,使我第一次对帝国主义有愤恨的思想,继之五三、九一八、一二八,给予我更大的刺激,使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观念更加强,这不仅表现在思想方面,而且表现在行动上面 五三时我参加了学校宣传队与募捐队,又参加了学生军的训练,九一八时我参加了几万人的市民大会和游行示威,一二八时我用业余的时间参加了伤兵的工作,这是我的爱国主义思想发展的时期;③‘一二·九’到现在。一二九前由于进步朋友的启导已开始看了一些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在这以前看了一些巴金的小说),使我渐渐获得正确的人生观和对社会发展规律有了清楚的了解,这以后我便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和加入了上海许多救亡团

体,开始我的革命实践的工作(详下节)。这是我从前一期中的狭隘的爱国主义思想发展到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解放思想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人类解放的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时期。这思想的转变是由于阅读进步书报,接近进步朋友,参加实际救亡工作。

关于我参加救亡工作的经历,参加组织的经过,参加军队的生活经过,怎样参加音乐工作和学习音乐的经过,均详下节。

(三)社会活动

(1)在上海参加救亡工作及音乐工作的经过。“一二·九”前,1935 年 5 月我参加了上海青年会刘良模领导的“民众歌咏会”,当时这个会的性质是业余娱乐性质,一直至“一二·九”,它才开始转变为一个救亡团体。在工作中我被选为干事会的领导者之一。这个团体当时拥有约一千群众(北四川路与八仙桥青年会)。主要工作是推广民众救亡歌咏运动,同时又做一些一般的救亡工作;“一二·九”后上海的无数次大游行示威,如“一二八”、“三八”、“三一八”、“六一”、“九一八”等,“民歌”都发动他的群众参加,除了经常练习唱歌外。还有时事讨论会、读书会,下乡宣传和到各处教歌,随着救亡运动在上海被日益压制,“民歌”在 1936 年 7 月被解散,一切工作转入秘密状态下。作为领导这一团体的干部会议,仍每星期秘密开会,每个干部各领导一个小组有六七个人,这六七个人,即各小型歌咏之负责人。一切工作就是通过这样的领导和联系方式而进行,当时虽有统治阶级雇佣的走狗来破坏,但由于

歌咏团的外表比较灰色，受到损失并不大。我是这个干部会议的负责领导者之一,当刘良模因青年会工作不到上海时,都由我来代理主席，转入秘密状态后的工作是举办干部训练班(有灰色的招牌),编辑歌曲集,筹开援绥音乐会等。在“一二·九”前后,我同时又参加吕骥同志领导的“业余合唱队”。这是一个技术比较高的音乐团体,队员只四、五十人,都是文化青年。“一二·九”后它也成为上海救亡歌咏运动的领导团体之一。它的主要工作是提高音乐技术水准,创作歌曲,以及训练干部。在工作中我被选为常委之一。这团体由于比较小型，容易掩护,没有遭解散之灾。1936 年我又参加了吕骥同志所领导的“歌曲研究会”(研究创作歌曲的团体)和当时团结全上海歌曲作者的“歌曲作者协会”，开始从事歌曲创作工作。1936 年 9 月我又参加了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每星期有小组会议等,但由于我将大部分实践放在从事救亡音乐工作上,所以我没有在职救会担任任何重要工作。七七抗战暴发后，上海歌咏界即成立了三百个人的战时服务团，从事伤兵慰劳及难民教育工作,我当时也是该团的领导者之一。

上面是 1935 年 5 月至 1937 年 9 月在上海参加救亡工作及救亡音乐活动的详细情形。

(2)抗战后参加军队工作的经过。1937 年 9 月 25 日,由于组织的决定,参加了钱亦石同志领导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战地服务队担任音乐工作。先在嘉兴、浦东一带工作,后因战事变动,节节败退,经松江、青浦、嘉兴、杭州、兰谷、金华至江山(都是江、浙两省地名),1938 年 1 月第八集团军番号取消，全队奉命调至浙江省主席黄绍雄处工作。从一月至四月在浙江金华一带工作。1938 年 4 月第八集团军番号

又恢复,张发奎又将我们调回原部队工作,刚回来即奉陈诚部长命要我们去干训团受训，当时组织上的决定为了开展以后工作受训是必要的。4 月底到武汉，入干训团第一团第一期学员大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全体卅余人集体受训。六月初开封失守,武汉危急,张发奎奉命任第二兵团司令,保卫大武汉。我们没有毕业即奉命调回原部队工作……我个人由队分配至总司令部特务营担任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武汉、广州失守后，张发奎奉命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我们即随他往广东。1939 年 1 月抵曲江，队奉命解散，队员各至长官部各部门—— 秘书处、演剧队、副官队、合作社、图书馆、特务营工作，我个人当时工作没有动，仍在连里。1939 年 5 月奉张发奎命派至第五游击区担任政治队长,全队卅人皆广东青年,六月底抵广东新会、开平一带工作,主要是民运工作,十一月又按张发奎电调我至黄琪翔处工作，十二月抵曲江。1940 年 1 月离曲江赴鄂北樊城,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秘书长,负责军队音乐工作。7 月由于工作无法开展和组织关系未转过来离开鄂北回重庆,9 月离渝经西安来此。以上是我抗战后到现在参加军队工作的详细经过。

(3)我的组织生活。1937 年 9 月 25 日在上海由孙慎同志(现在广西柳州第四战区长官部工作)及张恒同志(现在鲁艺音工团工作)介绍人党,当晚宣誓,明日即随战地服务队赴前方工作。在武汉时我们曾开过一次扩大的支部大会，恩来、博古同志都出席……。

麦新

1940 年 12 月 10 日写完于音工团

（党龄三年三个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传补充

（一）我离开学校（上海中学）是 1929 年 6 月读完初中二年级的第二学期。自传写的‘高中程度’和‘高中肄业’是不对的。

（三）离校后我进了一些补习夜校（白天在保险公司做事）：(1) 西门英文夜校读一年；(2) 虹口圣芳洛夜校读一年；(3) 李右之国文夜校读一年半；(4) 中华书局函授学校读英文八个月。

麦新

1940 年

（此件抄自音乐研究所）

自　　传

麦新，原名孙默心，男，年卅一岁，上海人，一九三七年九月在上海入党，小职员出身。相当于高中的文化程度。抗战前在上海从事救亡音乐工作，抗战后由党决定在友军之战地服务队工作，一九四〇年十一月经重办、西办抵延（由周副主席及叶参谋长介绍）即入鲁艺迄今……

麦新

一九四五·七·廿七

关于麦新自传材料的几点说明

陈美琦

关于麦新一生的经历,除自传外,在调查中,我们还了解到一些新的情况和材料，现略述如下：

一、关于麦新的家庭住址等情况

在上海我们参观了‘民众歌咏会’的活动场所,北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旧址——现上海浦光中学；参观了原美商美亚保险公司旧址——现上海丝绸进出口公司(外滩十七号)访问了麦新的老战友及当年女工夜校中参加歌咏运动的几位老同志。但是,麦新家在上海住过的旧址及亲属却一处、一人也没有找到。

在北京,我们访问了麦新童年时代的朋友,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齐速同志,他告诉我们 麦新原名孙培元。幼年家住上海法租界恺自尔路宝昌里 10 号,他们是邻居,他们一起长大,一块玩耍。麦新父亲死后,生活日渐贫困,家也搬到南市贫民区居住。具体地址不详。

麦新母亲四十多岁生麦新。她爱儿子。丈夫死后，母子相依为命。三七年秋，麦新离开上海后，其母独自过着孤苦、贫穷的生活。抗战期间,这位善良、勤劳的老工人,在贫病中死去。

二、关于麦新入党时间问题

麦新在自传中写到“: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在上海由孙慎同志及张恒同志介绍人党,当晚宣誓,明日即随战地服务队赴前方工作。”后来曾多次提到这一入党时间。据了解“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是战地服务队成立的日子,也是麦新参加战地服务队的日子。

目前我们了解到新的情况是：麦新同志是一九三八年春,战地服务队在浙江江山工作时期，由当时服务队特别党支部支部书记刘田夫同志(现任广东省委书记)介绍人党的。

关于这一问题,当时在战地服务队工作的杨应彬同志(现在广东省委)、左洪涛同志(现在广东省政协)、孙慎同志(现在中国音协)都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另外,张恒同志(现在天津春蕾出版社)也为我们提供了在上海时的情况,为慎重起见,我们将向有关同志继续进行了解。

三、程迈同志的回忆

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我们访问了麦新的爱人程迈同志。程迈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到延安的，后来在鲁艺音乐系学习。据她回忆麦新是四◯年冬天到达延安的。初到时，穿了一件陕北老乡们穿的光板羊皮背心，给人很深的印象。大家都说他不像个文化人,可是又有些知识分子气。程迈同志讲,他们是一九四二年十月革命节(十一月七日)结婚的。四三年底生了一个女儿,但是,由于当时工作都很忙,第一个孩子又不会

照顾。在孩子四个多月时得了百日咳，没有及时治疗而死去了。

程迈同志讲：麦新对党的工作是勤勤恳恳、忠心耿耿的。在延安时,一工作起来就没日没夜,从来没有星期天,平时在他们住的小窑洞里，总有同志们来谈话，常常到深夜。她说，麦新是很想搞些创作的,但是,自己又没有系统地学习过,所以常常在工作之余，刻苦地进行学习，搞些创作，写些文章。在延安时，他特别注重向民间音乐和地方戏曲音乐学习。抄了不少民歌，也抄了不少苏联的革命歌曲。麦新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在学习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

在东北烈士纪念馆所珍藏的麦新的遗物中，我们确实看到了几百首全国各地民歌的手抄本和很厚的眉户音乐资料的手抄本以及作曲法、指挥图示等一本本基础理论学习笔记。

四、麦新在延安的一些情况

在延安的五年,是麦新一生中最重要的革命阶段,由于他工作、学习和创作评论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曾先后被选为模范党员和党的模范工作者。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文化部艺术局负责人关鹤童同志,为了帮助我们了解麦新的情况,特意邀请了在北京的原延安鲁艺音乐系的许多同志,开座谈会回忆麦新,到会的有关鹤童、王元方、唐荣枚、杜六甲、谭彪、高克、江雪、成洁等同志。他们畅谈了麦新在延安时的生活、工作、思想各方面的表现，内容十分丰富,现粗略归纳如下：

他们说：麦新在鲁艺一直担任音乐系党支部的领导工作，

他是吕骥同志得力的助手。那几年，正处于整风、学习运动中,他的工作是很忙的。但是,凡遇到劳动,他总是带头先行的。他常常利用工作之余,认真地纺线。麦新是近视眼,同志们说，现在还能清楚的回想起他坐在地上纺线那股子埋头专心的劲。同志们说 麦新从来是不怕吃苦受累的。有一次,他们和麦新一起到很远的廿里铺去背炭，麦新的身体并不比别人更健壮,可是他背的炭,却是最多最重的一个。

他们回忆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陕北的秧歌运动蓬勃兴起，麦新也总是争取机会去参加，或是到街头去教群众唱歌,他创作的群众歌曲《红五月》当时在延安是很流行的,至今他们都还能准确无误地唱出来。

他们说：麦新到延安前是搞音乐运动和音乐创作的一位很有经验的同志，到了延安组织上分配他做党的组织工作。他思想中是有矛盾的，但是在行动上他从来不影响党的工作。在延安时期的歌曲创作或评论文章，几乎全是他在业余时间里写下的。

他们说 麦新政治上是很坚定的,他到延安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他对胜利充满信心。他的工作作风是平易近人的,他很关心音乐系同志们的思想进步,对音乐系的建党工作,他是有贡献的。麦新的生活作风也是严谨的,不像有的艺术家那样拖沓，他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凡事他都以身作则,要求群众做到的,他自己总是先做到做好。

大家还说：麦新对待同志是真诚坦率的，有宽阔的胸怀，也能自我批评。一位老同志讲：“我和麦新的关系是很好的，但也有过矛盾。延安的抢救运动是搞了扩大化的，我本来没有问题,到最后一个礼拜把我打成‘特务’,我很恼火,在甄别

时,麦新找我谈话,他说‘是我搞错了,我觉得很难过,你应该骂我。’我很感动。我说:‘我心里确实有气,肚子里有火,很不痛快。’当时我们俩都流泪了。当然,这责任不在他,今天看来更清楚了,鲁艺的整风也是有人插了手的。”

同志们说:麦新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坚强的革命战士,也是著名的革命音乐家。对于他的牺牲,大家都感到无限悲痛和惋惜。虽然三十年已经过去了,但是,大家还常常回忆他,怀念他。

1979.1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麦 新 日 记 选

（1946年 3月 1 日——12月 9 日）

3.1 开鲁

五十里终于到开鲁了。这几天行军几乎没做什么工作，都是别人服侍我，真是‘区长生活”。

这里[的]地听老乡说很薄，一亩地才打一斗，一垧地只一担(石)一顷地才十石。我应找机会不断与老乡谈话，了解情况，这是‘活书”，最好的‘书”。

3.17

关于事务工作麻烦问题，最近也使自己非常烦躁，的确影响自己的群众工作一部分，但既然担任了就要把它做好，待下乡后再提出另选别人，现在丢下也没别人干。毛主席说过的：“革命就是麻烦！”

早晨老孙要我担任支书，并负责解决县(委)会生活问题，我几次推辞不得。

3.18

今天开始执行司号制度，因下雪未运动，张藉颖报告了一

些关于生活上的问题，唱了几个歌，即散。

3.24

老孙早晨走了……我感觉担子太重，自己没有经验，无感性知识,如‘改造政权”,到底应通过什么方法,如何改造,都还不明确……

6.6

有七、八天没记日记了,与其说是忙,不如说是情绪上的不安定。……不能老坐在机关里,不能老在城里,必须到乡里去,不懂得农村,就不懂得中国,也就不懂得什么是基本群众。

6.7

在机关工作了一天,精神愉快的[得]很。解决思想问题的基本方法还是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关于私人感情等等都忘了,甚至感到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6.25

优待军属问题严重，雨后老百姓要求抢种荞麦，去信要县里解决。

程迈批评我‘沉不住气”,“不沉着”,实际上即是‘急躁”,即是我作风上一显著弱点。……听了别人的话耐不住听下去

就要插话。但今天下午看到程迈处理妇女要求，处理得很耐心、周到，这真是一个惊人的进步。我在思想方法上及工作作风上如再不努力求进步，将落后于程。仅仅是“忠诚”及“积极”还是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6.26

来东北后，最感幸运的是和干部关系还好，没闹什么大意见或不团结，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我知道，我们下级同志的态度有时不好，躁急、责备、包办。我知道他们对我“敬而远之”，不是“可亲可敬”的。不能满足于这个“还好”，要进一步与干部打成一片，第一是虚心向他们学习，并倾听他们的意见！第二是耐心地、诚恳地帮助他们进步，我缺少的第一条，因此也就不能把第二条做好。搞好干部关系不是为了个人威信，而是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党的工作的利益。干部关系不好，所损失的不是个人，而是党，而是工作。

“急性”已成为一种本能，事情来时需用极大压力压住才行，不这样改不过来。没有这一条，即使每天记日记，每天作自我批评，每天读作风修养文章，结果还是依然如故。有这一条，一定要改掉一些。要“矮枉”必须“过正”！

客观是冷静的，所以我们主观也应该是冷静的来分析客观。

6.27

全天听赵龙同志的三个月总结报告，解决了一些看法问

题。

虽然组织决定我担任县上的工作，但我还需要下工夫埋头苦干,在区上并到村里去和群众一起多耽几天,多搞下层工作,否则又是高高在上,浮在上面,异常危险！

6.30

上午九时开村长、农会主任、武装队长联席会议,解决‘ 耪地缺工 ’问题。结果是 城内各村,每村出一百个工及一万元荞麦贷款。下午各村就组织起来了,借给了他们枪,我们干部也分了工。

因明天大家出去工作,晚上开‘ 七　一’纪念会,大家讲述感想,都要求[表示]努力改造思想,来纪念‘ 七　一 ”。

7.1

去北关，去北边几个营子。在南长春岭组织了生产委员会。分了三天地，发现三个积极分子。又去姚吉堡。北头群众间有自发的互助组织,口号是‘ 工换工不放松 ”。自卫队组织起来了,有的打更,有的不打。

晚,在北长春岭开‘ 七　一’纪念晚会,遇上雨。在屋子里边讲了一下关于共产党与他们的切身关系，联系清算、分地、退租、生产。他们说这下‘ 步步登高 ”。是的,老百姓要求‘ 步步登高 ”。

7.4

晚访陈学昭,听到鲁艺许多同志的消息,又听到了关于大城市的一些情况，陈许多看法是对的。城市虽大但群众不是我们的，还不能说是我们的根据地。她对西满工作极为称颂，对这一带的工作更加赞扬。虽然有许多话是鼓励性质，但对我们精神上的确有很大帮助。

晚,给周、吕写信①.

7.5

早晨计划学习及检查干部思想。

下午,写出及整理出一些材料交陈学昭 程迈两篇,关于斗争姚吉的及关(于)斗争关品候(厚)的 吴梅宇写关于桑××我写的聂家窑的农村调查 邢立刚写的斗(争)杨老印 余中整理关于杨老焕,共五篇。我们作了些工作,但缺乏经常总结与写通讯。

7.8

土地革命的新精神传达下来。

看少奇同志所写《共产党员修养》，使自己有很多反省。为了党,为了革命,是不应将个人问题看得过分严重的。别人经历了审干,那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斗争 而我自己呢,到革命队伍后的发展比较是一帆风顺的。

①周、吕：这里即指周扬、吕骥同志。

……

来东北后,反省自己,侥幸取胜及享乐、大城市思想没有,曾经有一刹那为了个人感情问题……。但战争观念及农民观念还不强。

目前任务是:武装斗争及发动群众。

7.9

上午看文件及开工委会,汇报学习情况及解决领导问题。

下午开始写北关材料。晚上搞统计。

看康平经验,我们比起来差得远,放手不够!

7.11

上午赵同志传达吕① 指示。

中午与邢争论内战问题。我反省有许多看法过于绝对,对对方意见不够尊重,一提就是‘观点’、‘现象’等等,引起对方不快。我这种‘自以为是,不虚心’是多么根深蒂固,一来就即刻爆发。

7.19

七月十二日从开鲁来通辽已八天了,未记日记,生活乱的[得]很,很散慢(漫)。

①吕:即指吕明仁同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